

中国酒文化辞典

朱世英 季家宏 主编



黄山书社

K203.57

朱世英 季家宏 主编

中國道家辭典



黃山書社

责任编辑:何世纲

扉页题签:张怡清

装帧设计:贾愚

中国酒文化辞典

朱世英 季家宏 主编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 字数:104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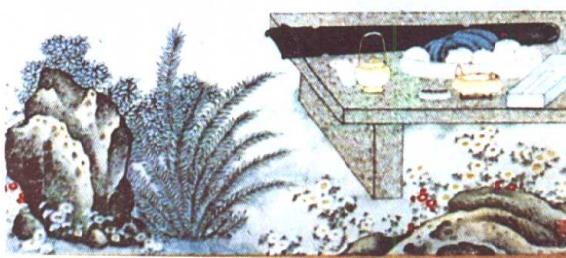
ISBN7—80535—111—2/G · 43

定价:18.00元



漉酒图

明·丁云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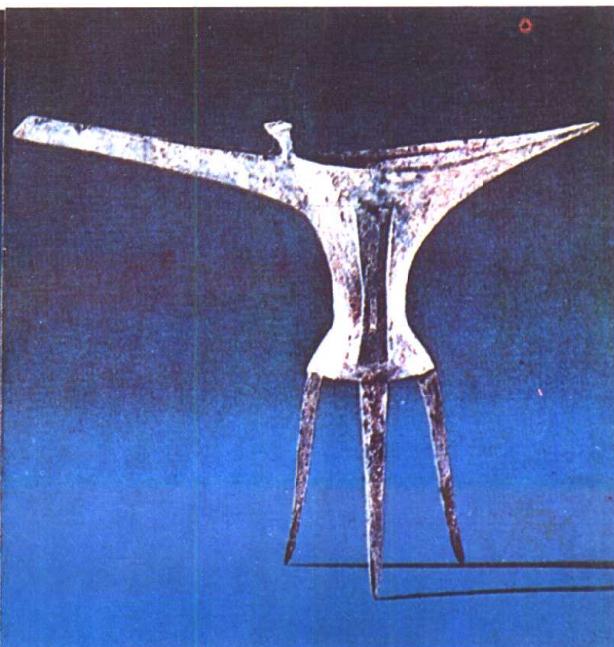


兰亭修禊图

明·陈煥



商·兽面纹斝



西周·兽面纹觚

商·二里头铜爵

醉太白图
清·苏六朋



序　　言

酒文化源远流长。世界上自从有了酒，也便有了酒文化。那么酒究竟源于何时？国外的姑且不论，单是国内的说法就很多，大致说来有两种：一说出自个人的发明创造，最早提到的名字有仪狄和杜康：“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二》）仪狄显然是夏朝人。“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说文解字·巾部》）由此可知杜康即少康，而少康则是夏王朝再造之君。两者不约而同，都认为中国的酒始于夏代。这些虽是传说，却并非无稽之谈。古籍中商纣酗酒亡国的记述就是其依据。“我（纣）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商书·微子》）商纣王倾酒为池，悬肉为林，带领臣妾纵饮作乐，于是全国酗酒成风，连守边将士也不例外。“唯殷边侯甸越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这是西周铜器大禹鼎上的铭文，可见殷商亡于酒确凿无疑。“后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与其说是大禹的预言，毋宁说是后人对殷商亡国教训的总结。有关仪狄、杜康造酒的记述，不过是揣测、附会之言而已。一者说酒系自然形成。“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说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晋·江统《酒诰》）后人传说的“猿酒”、“猩猩酒”，实非猿猱所酿造，乃其所积果实、谷物自然发酵形成。持这种观点的人，敏锐地看出酒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清盎之美，始于耒耜。”（《淮南子·说林训》）依照这样的推断，我国早在神农时代就有了酒。随着酒的普遍酿造和饮用，酒文化越来越发达，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尊、壶、罍、盉、杯等酒器告诉我们：到了黄帝时代，酒和酒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酒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说它“特殊”，因为烙有酒的印记，或者以酒为表达对象，或者在酒的作用下产生；说它“普遍”，则因

为其涉及面广，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旅游交际、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无不留有它的足迹。

“鲁酒薄而邯郸围”，反映的是酒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战国时期，楚齐两大国曾以“酒薄”为借口，联合出兵进犯赵国。本来“鲁酒薄”与赵没有干系。当时赵国献的是“厚酒”（美酒），只是因为没有按照楚主酒吏的要求送酒给他本人，被他暗中与鲁国献的“薄酒”（劣酒）相调换，楚王以为赵王藐视他，于是大兴“问罪”之师。从表面看，这场不义的战争是由酒引起的，其实祸胎是楚国那个贪婪而又奸诈的主酒吏。军权和国柄在握者难道不应以此为鉴！

“醉者神全”是庄子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他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醉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庄子·达生》）他举这个例子显然不是为狂饮滥醉者张目，而是为自己“得全于天”的论题提供现实的依据。如何才能“得全于天”？酒与“全性”、“全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深入思考和探究。魏晋时期一些具有叛逆性格的文人，在接受庄子的某些哲学思想之后隐身于酒，也得全于酒，说明庄子所论并非全是“无何”、“亡有”，即使是“无何”、“亡有”云云，也并非都是于世于人无益的空话。把酒这样的实体引入神圣的哲学殿堂，这是酒的殊荣，也是酒文化放射出的炫目光彩。

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状况看，昌盛的酿酒业有助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人根据《宋会要稿·食货》关于东京曲（‘麹’）院一段时间平均年产 200 多万斤曲的记载和苏轼《酒经·酿酒法》介绍的配曲量算了一笔帐，仅北宋东京（开封）每年酿酒就达 8000 万斤，该城人口高峰期为 150 万，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商品酒多达 50 余斤（参见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据报纸新近透露，我国白酒的总产量今年将达到创纪录的 100 亿斤左右。按全国 10 亿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白酒达 10 市斤，加上其它商品酒（如黄酒、果酒、啤酒等），消费总量大概不在北宋东京人之下。因为酒的税率高，随着商品酒的大量生产，国库收入猛增。据不完全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的酒税收入为 1164 万贯，约占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在“杜康大战”（指各地争

先恐后办酒厂)的势头越来越迅猛的今天，如能杜绝逃税漏税现象，单是白酒一项每年即可为国家增加收入 200 亿元(按平均每斤 4 元计，再按税率 50% 折算)。加上其它酒种的税收，数字相当可观，无疑可用于工农业生产的投资，以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酒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所起的积极作用似乎更明显、更普遍。“酒杯触拨诗情动”和“利名因醉远”，表达的决不仅仅是范成大和陆游两个人的感受，它勾勒出某种艺术活动的轨迹，其中的动力就是酒。酒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一方面造成人与现实利害之间的隔离，另一方面开辟出无形的通道，把人引渡到没有挂碍、没有尘滓的彼岸。在那里人的个性和艺术的个性都得以保全，所谓“醉笔得天全”(苏轼《自笑一首》句)，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

可惜的是这样的境况只在醉中出现，而且为时甚短。“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韩愈《感春四首》)“暂醉”的这段时间对文学家、艺术家(特别是诗人)来说最可宝贵，因为有真性情可供抒发，有超凡之念、新奇之想可资记述玩味。“酒味既冷冽，酒气又氤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韩愈《醉后赠张秘书》)饮酒尽兴，思路和语言都变得敏捷了，诗便顺势涌出，“敏捷诗千首”，乃势所必然。

然而，酒并不总是诗的催化剂，有时它也助长丑恶，甚至酿成灾祸。总之，酒于社会既有利也有害，至于是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为酒的这种两重性所决定，酒文化现象一直充满矛盾和斗争。例如对于酒的评判就各各不同，甚至正好相背。爱之者呼为“圣人”、“欢伯”、“福水”；恶之者称作“狂药”、“魔浆”、“祸泉”，历来如此，岂足怪哉！前面谈到的“仪狄作酒”的传说，就兼褒贬于一身。编故事的人借大禹之口称赞酒味甘美，同时把它和女色联系起来，视为祸患的根源。同一个人对酒的看法尚且有矛盾的方面，何况芸芸众生中有喝酒的，也有不喝酒的；在喝酒的人中既有“长衣帮”，也有“短衣帮”，如鲁迅在《孔乙己》里所描述的；有得酒之惠，疗治好身上的伤痛，也有酒后失足，以致愧恨终生的；有在酒的鼓舞下，操戈奋进，冲锋陷阵，荣立战功的，也有饮酒致病致残，恹恹不起，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深重痛苦的；有的爱作文字饮，因而奇想联翩，获得创作上的丰收，也有“惟解醉红裙”，男女杂坐，喝得醉醺醺的，而后胡作非为。总之，对酒所取的态度不同，所得、所感

也就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认识和感受也有差异。这样的矛盾现象在我国酒文化史上不断出现。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曾坚决主张禁酒，并且用严酷的政治手段予以推行。其实，他对酒并非深恶痛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些是他的名篇《短歌行》里的诗句。把酒当作排解忧愁的唯一手段，评价极高，而且富有激情。看来他的颁布禁酒令完全出于政治的需要，与个人的爱恶无关。晋代的陶渊明是个爱酒如命的人，却也有过“止酒”的经历：“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昔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已。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正矣。”（《止酒》）他甚至尝到了止酒的乐趣。唐代大诗人李白号称“酒仙”，饮酒不断触发他的创作激情，“斗酒诗百篇”，被后世传为美谈。他既爱饮酒，又爱咏酒，“十诗九言酒”，对酒的感情可谓深厚之至。他本来期望酒能帮助他改变境遇和心情：“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江夏赠韦南陵冰》）却痛苦地发现酒并无此魔力：“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无疑是一种觉醒，而这样的觉醒，反使他陷入更深的愁苦之中。另一种“觉醒”的表现是先嗜酒，而后戒酒并且坚决反对饮酒，与皮日休结成诗酒之友的陆龟蒙就是如此。他在饱受醉酒的苦痛之后，竟视酒和嗜酒者为仇雠。《中酒赋》说：“有臧毕（毕卓）擒伶（刘伶）之伍，我愿先登；有殛狄（仪狄）放杜（杜康）之君，臣能执御。聿当拔酒旗，平曲（麹）封，培仲（仲尼）榼，碎尧钟。”由爱到恨，而且恨极，这样大的转变比较少见，或许陆龟蒙是个容易激动的人。

当今报界对“杜康大战”也意见不一，为之鼓舞者大有人在，但更多的人担心这样下去会引起粮食匮乏而后酒业萧条的连锁反应。按照目前白酒的生产状况，今年将耗去125亿公斤粮食。在灾患频仍、粮食很不充裕的情况下，这样重的负担是政府和人民所无法承受的，况且随着烈性酒的泛滥，醉汉一天天增多，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难怪乎有人大声疾呼，要求加以控制。

有关“杜康大战”的报道和批评，反映的是酿酒事业飞快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其中包含着深深的社会忧虑。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和陆龟蒙的《中酒赋》表现的是沉醉者的觉醒，一者失望，一者痛

恨。其实所有的批评和怨怪者都没有理由对酒大兴问罪之师，因为酒是无辜的，它不会去欺骗或坑害任何人。社会上所有的“酒祸”都由人造成。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水为（因）地险，酒为（因）人险。”（《日知录·禁酒》）明确指出酒之为害乃人使之然，就象水本来不是什么害物，若狎而玩之，没有节度，也会溺死其中，更不要说由于水利不兴而泛滥成灾了。

那末，怎样才能消除“酒害”或“酒祸”呢？有人把禁酿、禁饮当作万全之策，但几乎所有的禁酒令都行不通。曹操禁酒，决心很大，持反对意见的孔融威望极高，也被他找寻借口给杀害了。可人们照样饮酒，只是改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而已。足智多谋、手段老辣的曹操受到嘲弄，也无可如何。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申严大都（元都城，即今北京）酒禁，结果引起强烈的不满，词人罗志仁等在作品中谈到它，寄以深沉的感慨。清人伍崇曜评论这些作品时说：“罗志仁之《木兰花慢·禁酿》，周孚先之《鹧鸪天·禁酒》，尹济翁之《声声慢·禁酿》等数阙，殊非太平景象，则又借以略见元时之秕政，故不仅作词家南董已也。”他认为罗志仁等所写抨击禁酒的词，具有史料价值，而元世祖的禁酒，则是政治腐败的表现。他的话未免偏激。当时久旱不雨，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颁布禁酒令，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忽必烈及其辅臣只看到酒为害的一面，没有认清它对稳定和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忽视了人民大众对酒的正当需求，操之过急，效果适得其反。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酒实行控制，使之只为利不为害。《诗经·大雅·既醉》提出过“醉酒饱德”的主题，认为君子应当醉而不失态，醉而不损德。《尚书·周书·酒诰》也谈到酒德问题，其中引用文王告诫的话说：“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醉。”这是对执政者提出的，所以要求更高，把饮酒限制在祭祀期间，而且规定是礼仪性的，不得致醉。后世围绕酒德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意见虽有出入，大体上都同意节饮的主张，象刘伶那样曲解“酒德”的涵义，大肆鼓吹纵饮求醉的“乐趣”，是非常少见的。对饮酒持正确态度的首先当推孔子。《论语·乡党》说他“惟酒无量，不及乱，酕醄市脯不食。”他酒量很大，但从不滥饮，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智，显得彬彬有礼，并且注意饮食卫生，不用市面上零卖的酒菜，孔子的榜样对后世影响很大。孙卿（荀子）就明确反对饮酒致醉，认为醉者神志

错乱，因而不顾安危，与庄子所论针锋相对。其他如杜甫、韩愈、王安石、朱熹等都注意节酒。杜甫批评李白“痛饮狂歌”，是针对李白饮酒无节制而说的，并非反对他饮酒，因为杜甫本人也是一位酒客兼诗人，酒可以激发诗情，他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体验。

节酒的传统是中国酒文化的精华部分。如果大家都注意节酒，那末，酒的功能就会充分发挥出来。

酒的功能很多，诸如解乏、御寒、消忧、壮胆、提神、助兴、调味、招待宾客、鼓舞士气、引发诗情画意、浓化喜庆气氛以及用作祭祀物品和工业配料等等，这里无庸一一具体说明。凡是国人已经感受到并且形成文字的，我们都择要收入这部辞书，因而各个时期的酒文化面貌大体可从中窥见。我们原希望它是一杯醇酒，没有杂味，可酒文化实际状况不是这样，我国在饮酒方面从来就不是一个君子国，酗酒的风气传播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这些，我们不能不如实反映。如汉代的周泽日日烂醉如泥，妻子劝他节酒，他非但不听从，反而恩将仇报，倚仗封建权势将妻子送进监狱。这类丑恶的酒人酒事屡见不鲜，古代有，现代也有，象光逸的探头狗窦大叫，引起主人的注意，以便受招入室饮酒；刘伶佯称要对神发誓戒酒，骗妻子备办酒肉，而后大吃大喝，还恣意羞辱他那善良的妻子；毕卓夜里偷饮邻家新酿的酒，醉倒瓮边而遭捆绑；石延年等别出心裁，搞什么鬼饮、鳌饮、囚饮……以及当今出现的“饮者不买（有人奉献），买者不饮（为了送礼）”怪异现象等等，都有损于杜康和“文明古国”的形象，却又是中国酒文化现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舍弃不得。好在还有美好的、令人醉心的部分，象陈列在西安博物院里的唐代刻花金质酒杯（造型、雕饰都精美绝伦）、金元时期的瓷质倒流壶（从壶底灌酒使满，翻转之后点滴不漏）、由河南睢县窑厂再造，得以重放光彩的鸳鸯转香壶（同时装两种不同的酒，饮时可任意挑选，两者不相混杂，且斟酒时能发出中英两国语言“欢迎光临，朋友干杯！”），还有许许多多精美的青铜、陶瓷酒器和新奇别致的酒文艺作品，总之五颜六色，够炫目的。辞书的突出特点大概也在于此。可惜我们识见有限、兼之资料缺乏，难免挂一漏万，不能让它充分显示出来，唯有憾恨而已。

朱世英、季家宏

1988年12月1日

凡例

一、本书选收中国酒文化方面的词目共 4852 条（一词多义及作品为同题异篇的只计一条），分为酒名、酿造、酤买、饮宴、器具、品评、人物、著作、制度、礼俗、文艺、掌故、神话传说、其它共 14 类。凡介乎两类之间，可此可彼的，按其主要意义定类；凡无类可归而又与酒文化有这样那样联系的名词术语，均列入“其它”。

二、词目表（即《笔画索引》）和正文均按词目第一个字的笔画数排列。笔画数相同的，以起笔笔形“一”（横）、“|”（竖）、“フ”（撇）、“ヽ”（包括点捺）、“フ”（包括各种折笔）为序。

三、一词多义的词目分项解释，用①②③④等标明，以属于“中国酒文化”的义项为限，释文中的※符号，表示其右下方的词在本书内另有专条解释。

四、著作、文艺类词目多系书名、篇名。原篇名过长的，有所删节，但基本保留本来面目。

五、人物词目，一般以本名为正条，著名人物的字号作参见条。一酒多名者，或以最早出现的名称为正条，或以通行的名称为正条，其余均作参见条。器物名称也依此处理。掌故、神话传说多以成语为词目，属自拟者以能准确概括其内容为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 何世纲
装帧设计 贾愚为
封面题签 封无为
扉页题字 张怡清
摄影 康状

目 录

一、序言	(5)
二、凡例	(11)
三、词目表	(1)
四、正文	(1)
五、汉语拼音索引	(697)
六、分类索引	(789)
七、附录 (一至七)	(874)
八、后记	(884)

		一月二十九日醉	(4)
一画		一字清不倒旗拳	(4)
		一壶解遗三军醉	(4)
		一剪梅·元夕夜宴	(4)
[—]		一路功名到白头令	(5)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5)
一革	(1)		
一色令	(1)		[フ]
一杯亭	(1)		
一壶外	(1)	乙醇	(5)
一斛珠	(1)		
一夕千觞	(1)		二画
一斗百篇	(1)		
一斗逍遥	(1)		
一石不乱	(2)		[—]
一位元长	(2)		
一宗四配	(2)	二超	(5)
一席万钱	(2)	二地二冬酒	(5)
一钱市酒	(2)	二杯品评法	(6)
一斛凉州	(2)	二里头铜爵	(6)
一献之礼	(2)	二壶酒一犬	(6)
一醉高阳	(3)	二壶酒一豚	(6)
一觞一咏	(3)	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	
一斗胜凉州	(3)	大醉作歌	(6)
一半儿·酒醒	(3)	十哲	(6)
一半儿·病酒	(3)	十酒	(6)
一饮三百杯	(3)	十八仙	(7)
一杯品评法	(3)	十日饮	(7)
一品当朝令	(4)	十饮图	(7)
一剪梅·菊酒	(4)	十二月杯	(7)
一日不斋醉如泥	(4)	十二红药酒	(7)